

## 近代英国海峡群岛权属问题研究

于文杰 詹墨奴

近代海上航路的发现，尤其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与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提出，使海洋权益问题越发受到相关发达国家的关注。从总体上看，法国因素、德国因素在不同的时域以不同的方式，挑战英国对于海峡群岛权益的占有与管控。本文以纷繁杂乱的历史事务与文献为背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因素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与清理，提炼英国实现对诸多因素的挑战进行应对及其有效措施。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蕴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深厚的文化传统、历史内涵与民族智慧，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海权挑战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路径、方法和智慧等方面的启示。

### 一、近代英国海峡群岛权属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

海权之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连接着陆地与海洋，更由于它饱藏着深厚的海底资源，还有广袤的天空权益，这一切将全面影响着国家的权益及其未来。近年来，海权问题研究也在中国学术界称为显学，但是中国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英属海峡群岛问题。英国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又称盎格鲁-诺曼底群岛<sup>[1]</sup>，是位于英吉利海峡的英国王室属地，它主要包括泽西岛（Jersey）、根西岛（Guernsey）、萨克岛（Sark）和奥尔德尼岛（Alderney）等住人海岛，以及敏基埃岛（Minquiers）和埃克里赫斯岛（Ecrehous）等无人居住的小岛屿。海峡群岛现分两大辖区进行单独管理，分别是根西辖区（the Bailiwick of Guernsey）和泽西辖区（the Bailiwick of Jersey），群岛总人口168000人，总面积194平方公里。

英属海峡群岛与欧陆文明的交往历史悠久，早在250000年前已与欧洲大陆发生联系。公元6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由法国大陆至诸岛传教，此后海峡群岛从属于诺曼底

作者简介：于文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詹墨奴，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研究生。

[1] Philip Falle,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Jersey*, Jersey, 1837, p.278.

地区的古当斯教区 (diocese of Coutances)。公元9世纪,挪威人开始入侵群岛,并逐渐在岛上定居。912年,法王昏庸者查理 (Charles III, 879—929) 与诺曼人达成协议,将诺曼底地区和海峡群岛割让给罗洛 (Rollo, 860—931),后者遂建立诺曼底公国 (Duché de Normandie),定都鲁昂 (Rouen)。<sup>[1]</sup>此后,海峡群岛于933年被纳入诺曼底公国版图,接受诺曼底公爵的直接管理,成为诺曼底公国的一部分。

诺曼底与英国和法国均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权属关系,这是两方矛盾的根源。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海峡群岛也随诺曼底公国被并入英格兰,此时的海峡群岛是英格兰的属地。1204年,法王菲利普二世夺取了诺曼底地区和安茹部分领土,期间英王约翰于1214年试图收复领土的计划失败后,直至1259年英法签订《巴黎条约》,英王亨利三世最终承认法国对诺曼底地区的占有,同时保留英国对海峡群岛的所有权。海峡群岛作为诺曼底公国的遗产而存在,历任英国国王也以诺曼底公爵的身份享有海峡群岛的所有权。

海峡群岛无论在地理上,还是经济、政治上,甚至是宗教方面都属于诺曼底公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最终却没能成为法国的领地,原因何在?诺曼底公国首都鲁昂在1204年6月的彻底沦陷,标志着法军对诺曼底统治的开始,而海峡群岛的处境却并不明朗。据早期文献记载,1203年8月13日,英王约翰命令当时的海峡群岛总督皮特 (Peter de Preaux),征收包括泽西岛和根西岛在内的群岛居民1/5的年收入,“用以维持军事存在,并且保护群岛免受外敌入侵”<sup>[2]</sup>。该史料至少表明,约翰王丝毫没有失去拥有海峡群岛的决心。13世纪以后,英格兰在实施对海峡群岛行政控制的同时,就已经十分关注在海峡群岛的军事存在,并以此来实现对海峡群岛权益的长期的有效管控和充分利用。

英国学者温蒂·斯蒂文森 (Wendy B. Stevenson) 试图通过两份史料,即《僧侣尤斯塔斯传》和《历史上的诺曼公爵和英格兰国王》<sup>[3]</sup>,勾勒出海峡群岛被法国短暂统

[1] J. C. Metcalfe, *The Channel Islands: Historical and Legendary Sketches*,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1852, p.vi.

[2] T. D. Hardy, ed., *Rotuli Litterarum patentium in Turri Londinensi asservati, 1201—1216*, Memphis: Rare-booksclub.com, 1835, p.33. 原文为“ad sustentandum milites et servientes qui predictas insulas defendent ab extraneis”。

[3] 见 F. Michel, ed., *Roman d'Eustache le Moine*, Paris, 1834; F. Michel, ed., *Histoire des ducs de Normandie et des rois d'Angleterre*, Paris: Societ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40. 前者记载了僧侣尤斯塔斯的生平,是融合同时代史实与虚幻成分的史诗,共2305行;后者为主要记述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的史书,但包含僧侣尤斯塔斯的事迹,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互证的作用。

治后，再度回归英国的历史图景。僧侣尤斯塔斯（Eustace the Monk）曾是布洛涅伯爵（Count of Boulogne）的管家，因与其主人不和，愤而逃亡至英国，并乔装成圣殿骑士接近英王约翰，后来以其妻女作为人质，对约翰王宣誓效忠。温蒂认为，在1204—1205年间，海峡群岛在落入法军之手后，约翰曾向尤斯塔斯提供30艘战船，尤斯塔斯远征群岛，奋勇杀敌，最终帮助英国收复失地，为表彰其卓越功勋，英王甚至将海峡群岛授予他。<sup>[1]</sup>诚然，温蒂对海峡群岛的失而复得所进行的关键性描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具体细节的处理方面，譬如尤斯塔斯与主人发生争执以及带领舰队强攻群岛的时间等细节，则需要进一步查考。无可争议的是，海峡群岛的确在1205年9月再度回到了约翰王的统治之下。<sup>[2]</sup>

全民协作与特殊的管控政策，给海峡群岛权益的维护带来直接的效用。13世纪以来，海峡群岛作为英国对法国战略实施的前沿基地，始终得到英国各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340年，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一位议员便提醒国王，“维互海权……捍卫泽西岛和根西岛”。<sup>[3]</sup>次年7月，爱德华三世出于对海峡群岛居民的认可而宣布，“在考虑到我们热爱的、忠诚的泽西岛、根西岛、萨克岛和奥尔德尼岛一直效忠我们，为了保卫群岛，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尊严……所经历的种种，保证他们之前就享有的豁免权与特权不会改变”。爱德华三世的继任者重申了宣言，并继续授予群岛特有的权利。<sup>[4]</sup>此外，在亨利七世统治之前，英国将泽西岛、根西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统一管理，管理者被称为长官（Lord Bailly），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泽西岛与根西岛的管理逐渐分离，双方各自的管理者被称为首领或总督（captains and governors）。<sup>[5]</sup>行政管理职能分离之后，泽西岛和根西岛的主体地位逐渐突出，既有利于各行政区管理效率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对主岛附近的小岛屿和岛礁的开发和管控，在抵御法国和周边海盗入侵方面也将更具有灵活性。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晚期，英格兰已经加强了对海峡群岛的行政管理与群岛的分治管理。这一时期，全民协作、特殊授权与灵魂熏染也

[1] Wendy B. Stevenson, *England and Normandy, 1204—1259*, Vol.1,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PHD, In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1974, pp.238-307.

[2] J. H. Le Patourel, *The Mediev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nnel Islands, 1199—139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121.

[3] Philip Falle, *Caesarea: or an Account of the Isle of Jersey*, London, 1694.

[4] Ferdinand Brock Tupper, *The History of Guernsey and Its Bailiwick: With Occasional Notices of Jersey*,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4, p.96, p.118.

[5] Multiple Contributors, *Anecdotes relative to the island of Jersey. 1767*, Farmington Hills: Gale ECCO, 2010, p.1.

是英格兰适时管控海峡群岛的有效措施之一。

除了历史上的政治权属因素，海峡群岛独特的地理位置<sup>[1]</sup>以及群岛所具有的重要军事和经济效用，也促使法国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从未放弃对该领域的争夺。法国政府宣称对海峡群岛拥有古代原始权利，自公元933年海峡群岛被纳入诺曼底公国，法国便认为诺曼底公爵为法王封臣，如此诺曼底公国的所有领土，包括海峡群岛也应属于法国。特别是公元1204年之后，法国收复诺曼底公国领土，约翰王在《巴黎条约》中也公开承认，放弃在法国所有领土，同时菲利普二世时期，法军就曾短暂占据过海峡群岛，海峡群岛的权属争端由此而来。此后，法国不断通过武装袭击、军事占领、国际法诉讼，以及协商仲裁等手段企图重新夺回海峡群岛部分领土，虽然历经失败，但英法关于海峡群岛权属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开发海洋资源的关注与日俱增，海峡群岛大陆架经济区又勘探出石油，新的经济利益必将驱动英法，对群岛的权属展开新一轮的较量。值得关注的是，在海峡群岛权属问题演进的过程中，英国始终操控着海峡群岛的实际权益，这是一个十分典型且意义重大的海岛权益问题。

## 二、英属海峡群岛问题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显现

权利的竞争总是和效益联系在一起。从早期文明时代开始至19世纪，海峡群岛的居民大多依海为生，参与捕鱼业和跨海商业活动，因此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航海者。很多海岛居民都参与地中海贸易，甚至追随葡萄牙探险者远至非洲沿海劫掠财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勇于开拓的海外冒险精神，促使群岛居民在近代殖民主义时代扮演先锋者的重要角色。海峡群岛的殖民活动呈现出内外兼顾、点面结合的地域特点，泽西岛和根西岛是两个最大的岛屿，也是最早的人住海岛，而其他岛屿的开发则是海峡群岛内部殖民的结果。譬如，萨克岛直到16世纪60年代才因为泽西岛的殖民而开始成为人住岛屿；而海峡群岛居民自16世纪以降，伴随着英帝国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开启了对北美殖民地和纽芬兰渔场的早期开发之旅，殖民主义时代给海峡群岛带来许多实际利益，因此更加引起英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关注。

[1] Adam Riddell, "Jersey: The Development of an Island Cultural Strateg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Island Cultures*, Vol.1, No.1, 2007, pp.73-78. 就地理位置而言，海峡群岛北距英国南部海岸130公里，距法国本土最近的地方仅12公里；而海峡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泽西岛，距英国南部海岸160公里，而距法国海岸线24公里。

### （一）海峡群岛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与往来

海峡群岛在北美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查理二世在1664年3月12日，将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和特拉华湾（Delaware Bay）东侧之间的美洲殖民地授予其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其中便包括现在美国的新泽西州<sup>[1]</sup>，该地以乔治·卡特瑞特爵士（Sir George Cartaret）在1643—1651年管理过的泽西岛命名，意在回报查理王子在泽西岛寻求政治避难期间，所受到的盛情款待。

海峡群岛居民在早期直接参与了北美殖民地的开发。根西岛的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曾参与北美早期殖民活动，并于1686年担任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总督。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统治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是泽西岛的总督，他着手发起改革，其中一项是财产登记制度，现在还在进行之中。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根西岛上的皇家法庭垄断了应该属于代表大会（the “states” or representative assembly）的权力，在泽西岛上权力就属于代表大会；而在根西岛，除了有关每个职位人选的选拔与物资供应的投票，代表大会的职能实际上被暂停了。<sup>[2]</sup>可见，17世纪的海峡群岛内部的根西、泽西等岛屿已经各自拥有较为成熟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

海峡群岛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往来密切的可靠证据还包括词语的使用，譬如“烟草”（tobacco）一词在法语中被称作tabac，海峡群岛居民则直呼为ptun，并沿用至今，而后者正是北美印第安已经消亡的某古老部落名称。<sup>[3]</sup>至今已经成为印第安民族遗留在海峡群岛并且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

### （二）海峡群岛与纽芬兰之间的特殊关系

据史料记载，早在1246年，泽西岛和根西岛的船只便在冰岛附近开展远洋捕捞事业，收获的渔业资源主要运回岛内，供临近的英、法两国居民消费。<sup>[4]</sup>1497年，泽西岛渔民卡伯特（Cabot）发现了纽芬兰岛（Newfoundland），同时泽西人声称，都·莫林（Du Moulin）名下的一艘渔船曾于1500年，在圣约翰港（the harbor of St. John's）

[1] Philip Falle,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Jersey*, Jersey, 1837, p.2. 新泽西（New Jersey）又称为诺瓦·凯撒利亚（Nova Caesarea），后者是罗马人在统治海峡群岛期间对泽西岛的称呼，Jersey一词正是由Caesarea演化而来。

[2] H.G. Keen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5, Jan. 1887, pp.21-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6.

[3] H. W. Le Messurier,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Newfoundland and the Channel Islands”,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2, No. 6, 1916, pp.449-457.

[4] *Jersey Chronicles in archives of Jersey*.

登陆。显然，海峡群岛的渔民是最早抵达纽芬兰的群体之一，他们在16世纪初期便在当地开展渔业活动。

在纽芬兰岛南部沿海地区，有很多类似海峡群岛本土命名方式的定居点，包括圣玛丽湾（St. Mary Bay）、圣玛丽海角（Cape St. Mary's）和圣玛丽海港（St. Mary's Harbour）。泽西岛的尼古拉斯家族（the Nicolles）早期曾在圣玛丽海港建有渔业基地<sup>[1]</sup>。圣玛丽海港的名称应是源于泽西岛上的圣玛丽教区（the parish of St. Mary's），而海港所在地附近的海湾，以及西部入口处的海角的名称，应当是跟随海港而命名的。<sup>[2]</sup>

1591年，英格兰人约翰·纪尧姆（John Guillaume）因私自将纽芬兰捕获的鲜鱼在法国出售，而被皇室法庭处以罚款。纽芬兰-泽西的渔业贸易给泽西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然而这一盛况在17世纪晚期出现衰落，因为当时法王路易十四的宰相科尔贝尔（Colbert）对法国进口的鱼类课以重税。从1730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这项贸易再度出现长时间的繁荣。在1731年，参与贸易的泽西岛商船有17艘，在1732年增至24艘，此后数量不断增加，至1771年和1785年，则分别有55艘和59艘泽西商船往来参与贸易，同时，船队中还掺杂着不少的根西岛船只。<sup>[3]</sup>可见，海峡群岛努力从纽芬兰获得海洋渔业资源，以便同时引起英法两国政府对维护海洋相关权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越发重视，这一状况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

英国与法国在海峡群岛的存在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1204—1214年期间，法王菲利浦二世从英王约翰手中夺取了法国西北部的安茹领地，其中包括诺曼底本土部分。在1259年亨利三世正式宣布放弃对诺曼底公国在法国大陆部分的所有权，但保留海峡群岛部分。自此，海峡群岛成为英国皇室领地。

### （三）法国对英属海峡群岛权益的严峻挑战

自诺曼征服以来，法国对海峡群岛权益的图谋可谓殚心竭虑，由来已久。

1338年，海峡群岛遭到过法国入侵，部分领土被占领至1345年。法国王室雇员

---

[1] 渔业基地（fishing establishment）又被称为渔屋（fishing rooms），它包括业主或其代理人的住宅、店铺和用于贮存鱼类的仓库（warehouse），供港口工人生活居住的厨房（cookroom），制桶作坊（cooperage），腌制台和晒鱼架（flakes）等基础设施，由于泽西岛渔民在纽芬兰建造了大量渔屋，因此它也被称为泽西屋（Jersey rooms）。

[2] H. W. Le Messurier,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Newfoundland and the Channel Islands",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2, No. 6, 1916, pp.449-457.

[3] Jonathan Duncan, *The History of Guernsey*, London, 1841.

欧文·洛哥赫 (Owain Lawgoch) 在 1372 年袭击了泽西岛和根西岛, 1373 年, 贝特朗·杜·盖克兰 (Bertrand du Guesclin) 将蒙特吉尔 (Montorgueil) 城堡包围。法国在 1461—1468 年, 即玫瑰战争期间, 占据着泽西岛。在 1483 年, 教皇颁布诏书, 宣布海峡群岛在战时保持中立地位, 同时群岛居民可自由与英、法两国贸易, 该诏书直到 1689 年,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 被枢密院颁令废止。

1777 年, 时任法国瑟堡统帅杜穆里埃 (Dumouriez) 曾计划远征海峡群岛和怀特岛 (the Isle of Wight)。他认为, 法国可以先发动对荷兰的征战, 只要击败荷兰, 便能获得强大的荷兰舰队, 再加上法国自身的舰队, 足以摧毁英国。<sup>[1]</sup>

1778 年, 美国独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 法国军队委任拿骚 (Nassau, 巴哈马王国首都) 王室的一位准军官指挥突袭行动, 试图在泽西岛登陆。计划破产后, 该雇佣军里的下级军官, 名叫马克库特 (Macquart) 的破产赌徒, 于 1781 年 1 月带领武装分子试图在圣·赫利尔 (St. Helier) 登陆。假使登陆成功, 他将获得法国王室的大力支持, 泽西岛也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 训练有素的泽西岛民兵英勇打退了敌军的进犯, 不仅成功射杀雇佣军头子马克库特, 更是抓捕了大量俘虏, 并将他们押解到朴次茅斯受审。

此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登岛行动, 海峡群岛忠诚的民兵再次获得英王的认可, 威廉四世授予民兵团“皇家称号”, 并任命岛上的军官为皇家侍从武官 (royal aide-de-camp)。海峡群岛民兵的英勇甚至感染了同时代的法国将军杜穆里埃, 他对岛上的民兵团成员称赞有加, 认为群岛民兵个个都是神枪手, 对英国亦无比忠诚, 如果想要征服这些岛屿, 非 10000 名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不可。<sup>[2]</sup>

令人关注的是, 殖民主义时代海峡群岛的诸多利益吸引着法国等英国周边国家的眼球, 并试图占为己有, 然而无论英法之间由于什么原因发生冲突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冲突, 英国方面总是能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应对法国的策略: 政治制度与行政管理、军事武装与突然袭击、道德关怀与灵魂控制、法律诉讼和协商仲裁、特殊政策与分别治理等, 都是英国对海峡群岛进行管控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1] H. F. B. Wheeler and A. M. Broadley, *Napoleon and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Vol.1, London, 1908, pp.21-22; Donald R. Come, "French to British Shores, 1793—1798", *Military Affairs*, Vol.16, No.4, 1952, pp.174-188.

[2] H. G. Keene, "The Channel Island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 No.5, 1887, pp.21-39.

### 三、二战时期英属海峡群岛的主权危机与应对策略

二战前后，德国力量的崛起与介入，改变了海峡群岛权属问题的英法对峙与冲突的危机状态，但是也同时给英国带来了新的更严峻的挑战。

#### （一）德国入侵及其对英属海峡群岛主权的挑战

20世纪初期，英法之间的对抗逐渐降温，双方开始把防御的视线转向德国，其结果是，法国退守，可是英国面临的问题则更加严峻。

英国海洋策略的中心随之也发生了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峡群岛在战略上并没有发挥其地缘优势作用，因此英国政府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分别于1925年和1939年完成了泽西岛和根西岛驻扎军队的撤离。然而，二战的爆发和法国军队的迅速溃败，导致海峡群岛暴露在非常危险的地理位置上。在德军登岛之前，英国政府考虑到岛上居民撤离的问题，但是就如何处理海峡群岛上的相关问题仍然犹豫不决，1940年6月，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英国政府决定从海峡群岛撤军，仅留下部分当地管理部门负责岛屿的日常运作，同时政府建议疏散岛上居民，但随之也引起岛内群众的恐慌情绪。

泽西岛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库坦什（Alexander Coutanche）公开宣称与海岛共存亡，随后岛上6000多名平民根据自身意愿被安全转移。与此同时，根西岛的疏散工作并不到位，当地政府号召民众留在海岛，最后又改变策略，这些举措引起居民更大的不安，随后根西岛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失，其中17000人被迫离开岛屿。<sup>[1]</sup>英国军队和大批民众的撤退，导致海峡群岛最终被德军很快占领，这也是德国在二战期间占领的唯一英国领土。<sup>[2]</sup>由此，海峡群岛经历了被德国短期占领的历史。

#### （二）德国纳粹对英属海峡群岛的占领及其伤害

德国军队在1940年6月30日占领根西岛，次日登陆泽西岛。1940年7月8日，德军在泽西岛的指挥官，以海峡群岛军事总指挥的名义宣称，岛上的政府机构和法庭，将维持现状，按照被占领之前的规章制度继续履行职能；但是，所有法案、条例、规

[1] Charles. Cruickshank,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Channel Isla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41-45; P. Sanders, *The British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Jersey: Jersey Heritage Trust, 2005, p.xx.

[2] Charles Cruickshank,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Channel Island*, p.23, p.31; Memorandum on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Channel Islands, 5 June 1940, PRO, WO p.106/2956.



章和制度在通过实施前，必须提交德军指挥官审阅批准。<sup>[1]</sup>与此同时，海峡群岛管理者也采纳英国政府的建议，“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追求与原政府之间“正确关系”的社会政策。

德国在占领期间，对试图将海峡群岛改造成为军事基地的想法持积极态度，然而该想法最终却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德国军港距海峡群岛军港路途较远，且途中充满风险，同时附近法军在瑟堡（Cherbourg）建造的军港设备更为先进，已形成强大军事威慑。此外，海峡群岛的战略重要性也被人忽视。希特勒主张在海峡群岛建立步兵要塞，双方在此有正面交锋。<sup>[2]</sup>

在被德军占领期间，根西岛的战略价值引起了交战双方的注意。德国的军事总部和分区司令部都设在根西岛，其防御工事也明显强于泽西岛，在1941年中期至1943年年末期间，岛上的士兵和外籍劳工人数或超过25000名平民，与之相应，根西岛上军队征用的平民房屋数量也远多于泽西岛。<sup>[3]</sup>超过2000名海岛平民被当作劳工输出海外，岛上的犹太人都被关押在集中营，当地的英国警察甚至协助纳粹抓捕逃跑的犹太人。许多西班牙人尤其是西班牙内战导致的大量难民被运往海峡群岛修筑要塞，随后大量俄国人也被运到这里。纳粹军队甚至在海峡群岛周边到处安放地雷，仅泽西岛就被放置了65718枚地雷，以便威慑海峡群岛附近的海面并军事操控海峡群岛。

德国纳粹对海峡群岛的占领造成了当地居民巨大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在1944年6月诺曼底大陆的彻底解放和1945年5月海峡群岛德国驻军最终投降期间，海峡群岛遭到英国皇家海军的彻底封锁，致使岛内当地居民陷入绝望的边缘。英国利兹大学高级讲师乔治·埃里森（George T. H. Ellison）通过比较1940至1945年德占泽西岛和英国本土之间的学童正常身体发育情况，发现该时期泽西岛学童的平均发育身高指数，较英国本土学童少28.2%~33.1%，而同样情况下平均发育体重指数少23.6%~26.5%，

[1] C. W. Duret Aubin, "Enemy Legislation and Judgments in Jerse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31, No.3/4, 1949, pp.8-11.

[2] Carel Toms, *Hitler's Fortress Islands*, London, 1978, p.60; T. X. H. Pantcheff, *Alderney: Fortress Island*, Chichester, 1981, pp.56-57; D. C. Holmes, *Fortress Jersey*, Part2: The German Navy in Jersey, Jersey, 1978.

[3] Paul Sanders, "Managing Under Duress: Ethical Leade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ivilian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Channel Islands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1945",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3, 2010, pp.113-129.

因此得出该时段海峡群岛学童发育严重不良的结论。<sup>〔1〕</sup>虽然同样经历着战争的灾难，英国本土与海峡群岛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德国的占领给海峡群岛居民造成的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状况则更为严重。

### （三）英国皇家海军对德国侵略者的抗争与应对

无论是短期应对还是长时段对峙，军事维护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自德军占领海峡群岛之日起，岛上便有少数人通敌叛国，同时岛上保留下来的行政部门与德军“毫无疑问地采取被动合作姿态”<sup>〔2〕</sup>，以便求得暂时的生存与稳定。

英国皇家海军在德国占据海峡群岛后，便牢牢控制着海峡群岛周边地区的制海权，并持续不断地对群岛加以封锁。在1944年6月，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计划期间，英国舰队加强了对海峡通道的封锁。在严密的海洋封锁下，长达5年的纳粹占领使得海峡群岛居民陷入极度的饥饿和贫穷之中，由红十字会发起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通过维加号（Vega）于1944年冬月抵岛。

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向海峡群岛运送救援物资表达强烈反对，他认为，“向岛内援助和分发食物，表面上是为了解救那些遭受饥饿并且濒临死亡的海峡群岛居民，但是实际上这是变相地在帮助岛上的纳粹分子，这种行为只会延长他们的抵抗”<sup>〔3〕</sup>。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无可置疑，即当国家危难来临的时候，军事对抗始终是必需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 四、二战后英属海峡群岛案件的诉讼与仲裁

随着德国占领时期的结束，英法两国对于海峡群岛主权的争端进入了新阶段，主要体现在1951—1953年“英法海峡群岛案”（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主要审理海峡群岛的附属岛屿，以及海峡群岛与英法大陆架边界划分等问题。国际法庭的介入，英法两国就海峡群岛及其附属岛屿权属相关问题的处置，以及海峡群岛对英法两国大陆架分界的影响与审定，充分显示出英国政府的政治谋略、法律眼光、历史经验与民族智慧。

〔1〕 George T. H. Ellison and Michelle Kelly, “Growth of Jersey Schoolchildren During the 1940—1945 German Occupation: Comparison with Schoolchildren on Mainland Britain”, *Human Biology*, Vol.77, No.6, 2005, pp.761-772.

〔2〕 Charles Cruickshank,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Channel Islands*, p.152-157.

〔3〕 Charles Cruickshank,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Channel Islands*, p.264.

### （一）英法海峡群岛案与国际法庭的介入

英法两国在1951年9月24日，就敏基埃岛群（Minquiers group）和埃克里赫斯岛群（Ecrehos group）的权属问题达成特殊协议，将其最终决定权交由国际法庭裁决。

英国要求法庭以国际法为依据，将两岛群内的所有岛屿和岛礁的完整所有权判予英国，并指出英国无论是对该岛群的命名，还是对其所实施的长期有效管理，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同时，英国对岛群所实施的管控是以其制定的法令为基本依据的。

法国政府同样要求将相关岛屿和岛礁的所有权授予法国，原因是法国对其拥有原始权利，同时该领域处于法国可管控的范围内；此外，法方坚持认为，根据英法两国在1839年8月2日签订的《渔业条例》规定，争议区域内岛屿和岛礁，处于双方渔业资源共享区，此后任何一方私自达成的法案均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不能作为权属的依据。<sup>[1]</sup>双方在争论中，一时相持不下。国际法庭全面考察海峡群岛的地理位置，英法两国的历史文献和证据，以及正当的司法陈述。

通过测量，在存在争议的岛群中，埃克里赫斯岛群距英属泽西岛东北部3.9海里，而距法国最近的海岸6.6海里；敏基埃岛群距泽西岛南部9.8海里，距法国大陆16.2海里，同时这一岛群距离法属绍泽群岛（Chausey Islands）仅8海里。

### （二）英法两国政府就海峡群岛案件的法庭陈述与辩论

英国政府认为，自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以来，英国便与诺曼底公国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其中自然包括海峡群岛，而在1204年法王菲利浦二世虽然将安格鲁-诺曼势力驱逐出诺曼底大陆，但其永久占领海峡群岛的企图并没有成功，群岛多年以来一直在英王的直接管辖之内。英国政府由此认为，海峡群岛的所有部分，包括存在争议的埃克里赫斯岛和敏基埃岛均属于英国，该结果在英法国王签署的条约中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法国政府重申，法方并不否认包括泽西岛、根西岛、奥尔德尼岛和萨克岛在内的海峡诸岛，其所有权隶属于英王，然而敏基埃岛群和埃克里赫斯岛群在1204年后已然成为法王领地，该既成事实在英方所提供的条约中也有记录。

英方则认为，自己对海峡群岛拥有充分的历史权利。1200年1月14日，约翰王颁布特许状，将泽西岛、根西岛和奥尔德尼岛授予男爵皮尔斯（Piers des Preaux）管

[1]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毕晓普详细记录了庭审经过，包括英法双方的证词和法庭的最终判决。见 Wm. W. Bishop, Jr.,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8, No.2, 1954, pp.316-326.

理，并负责在岛上收缴税费。三年后，皮尔斯男爵将埃克里赫斯岛授予瓦-瑞切尔修道院（Abbey of Val-Richer），这表明在当时埃克里赫斯岛已经成为海峡群岛的一部分。此后，1500年教皇在颁布的将海峡群岛从古当斯教区转划至温彻斯特教区的诏书中，只提及泽西岛、根西岛、绍泽岛、奥尔德尼岛、赫姆岛和萨克岛，而1606年和1655年的两份经济条约中，只用泽西岛和根西岛来代替整个海峡群岛，可见英国政府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都将海峡群岛视作与诺曼底大陆相分离的整体，在具体文件中对某些小岛屿或岛礁的忽略，只能说明它们当时地位不明显，故经常使用泽西岛和根西岛等较大岛屿对海峡群岛加以代表。

英方还认为，敏基埃岛群和埃克里赫斯岛群是海峡群岛的附属岛屿。泽西岛在17世纪对敏基埃岛曾行使过司法管辖权；在19世纪和20世纪，泽西岛对敏基埃岛群和埃克里赫斯岛群均实施过司法管辖权和行政管理，因此法方缺乏有效权利。国际法庭也认可英国的种种证据，出现了一种支持英国观点的“强烈倾向”<sup>[1]</sup>。

法国政府则认为，法国对海峡群岛享有原始权利。原因在于，诺曼底公爵曾是法王的封臣，长剑威廉（William Longsword）在933年从法王手中接管海峡群岛，在诺曼征服之后，新公爵管辖下的诺曼底公国的所有权，包括海峡群岛也属法王所有。法方进一步指出，1202年4月28日，英法双方达成判决，约翰王承认放弃法国所属之领土，包括整个诺曼底。该证据足以支持今日法国对埃克里赫斯岛和敏基埃岛的主权所有。但是国际法庭认为不能仅仅依靠臣属因素决定该群岛的主权归属，最有利的证据存在于与直接占领相关联的方面。<sup>[2]</sup>

国际法庭分析了与该案例相关，于中世纪时期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包括1217年的《兰贝斯条约》（*Treaty of Lambeth*），1259年的巴黎条约，1360年的《加来或布雷蒂尼条约》（*Treaty of Calais or Brétigny*）以及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认为无论这些条约是为英王还是为法王所签署，这些来自中世纪的证据历史太久，已难以作为呈堂证供，且即使法国用于对海峡群岛的原始权利，也应当在1204年后的法律文件中有所证明<sup>[3]</sup>。况且法方对存在争议的海峡群岛并未长时间占有和实施

[1] Alexander George Roche, M. A. (Oxon),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59, p.57.

[2]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United Kingdom)”, *Year 1953*, November 17<sup>th</sup>, 1953, p.55.

[3]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United Kingdom)”, *Year 1953*, November 17<sup>th</sup>, 1953, p.56.

管理，法庭若单以700多年前的不确定证据做出判决，有违现代法律精神。至于法方上述提及的1839年《渔业条例》，法庭方面认为，姑且不论埃克里赫斯岛群和敏基埃岛群是否位于条例所涉及的海域内，单就条例本身而言，作为限定共同开发渔业资源的条例，不足以作为决定领土主权的有效证据。此外，即使所涉争议岛群在公共区域，则双方都应当具有领土主权的要求。<sup>[1]</sup>

在法庭辩论中，海峡群岛与其相关岛群的关系等细节的严密操控也十分重要。埃克里赫斯岛在1203年被授予瓦-瑞切尔修道院后，直至1309年才又有了它的讯息。当时英王委派法官在海峡群岛调查王室财产和收入，瓦-瑞切尔修道院的院长便遭到了传唤，从其回答可知，该岛财产中有一个磨坊，建在了泽西岛，同时租金也在当地缴纳，这表明埃克里赫斯岛与泽西岛关系密切，同时该岛屿在当时仍属于英王。1337年8月18日，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前夕，英王爱德华三世向泽西岛和根西岛的10位修道院院长颁发了保护信（Letters of Protection），其中便包括埃克里赫斯的修道院长，他被称为“泽西岛的埃克里赫斯隐修院长”（Prior de Acrehowe de Insula de Iereseye），这项证据足以证明该修道院及其所属的埃克里赫斯岛，都在英王的统治之下，与英格兰之间形成一种明确的臣属关系。

在海峡群岛及其相关附属岛屿权利的辩论中，属地的司法权与行政管辖权因素同样重要。19世纪以来，海峡群岛周边海域牡蛎等水产业的发展，促使埃克里赫斯岛和泽西岛的关系更为紧密。史料证实，泽西岛对埃克里赫斯岛长期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1826年，在泽西皇室法庭就审判过一起谋杀案件，犯罪嫌疑人被指控在埃克里赫斯岛枪杀一名受害者；类似案例在1881年、1883年、1891年、1913年和1921年也有出现。根据律法，泽西皇室法庭可以在泽西行政区之外不具有司法权限的邻近地区执法，这又表明，埃克里赫斯岛已被纳入泽西行政区的管辖范围，其历史足有100年之久。此外，国际法庭还运用了埃克里赫斯岛在1859、1917、1948年，以及敏基埃岛在1850、1938、1948年执法的验尸报告。<sup>[2]</sup>

19世纪初，英属泽西岛居民便开始在埃克里赫斯岛上建造住房，以供他们在渔季居住，其中一些房屋甚至被纳入泽西岛的圣·马丁教区（Parish of St. Martin），并需要交纳房屋税，留存下来的1889年至1950年的税表可以提供证据。据泽西岛某港口的

[1]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United Kingdom)”, *Year 1953*, November 17<sup>th</sup>, 1953, p.58.

[2]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United Kingdom)”, *Year 1953*, November 17<sup>th</sup>, pp.65, 69.

渔船登记簿显示，当中有艘船属于某位在埃克里赫斯岛居住超过40年的渔民，该船在1872年被登记下来，但是登记地点是“埃克里赫斯岛礁”，同时该船的营业执照有效期至1882年。在1876年6月的一封信件中，提到泽西岛的某位主要海关官员，会不定期拜访埃克里赫斯岛，给该船颁发出海许可证。1884年，泽西岛海关当局在埃克里赫斯岛设立海关（custom-house）；此外，该岛早年就被泽西当局纳入人口普查范围，某位官方普查员在1901年亲赴埃克里赫斯岛进行人口普查活动。上述事实证明，泽西岛曾长期对埃克里赫斯岛实行行政管理职能。

经济管控和岛礁建设，与法律管控同样重要。英国财政部在1875年颁布的执行令中称，将在泽西岛上建立海峡群岛的良港，“埃克里赫斯岛礁”也在港口范围内。该法令表明，在英法海峡群岛权属争夺之前，英国已然具有埃克里赫斯岛的所有权。对此，法国政府在1876年发出严重抗议，认为该法令的出台，是对1839年英法签订的《渔业条例》的公然违背。然而，抗议并不能够抵消英国具有对相关争议岛屿所有权的既成事实。此外，泽西当局自1885年以来，对埃克里赫斯岛定期进行正式访问，并在当地开展各种建设工作，譬如在1895年建造了船台（slipway），1910年建造了航运信号杆，1939年又安置了系船浮筒。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埃克里赫斯岛的主权长期以来应当是属于英国的。可见，占有、建设和管控的历史权利，为英国对海峡群岛权利的维护与确认带来强有力的支持。

国际法庭将埃克里赫斯岛群与敏基埃岛群的判决分开来处理。基于以上的种种证据，对于埃克里赫斯岛群，法庭认为自13世纪起它就可以被视作海峡群岛的一部分，而海峡群岛的实际占领者是英国国王，而且英王于14世纪初便开始对其行使司法权。此外，法庭进一步证实英国当局于19世纪与20世纪对该岛群行使有效管理。相对地，法国政府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表明其对该岛群拥有的实际权力。国际法庭最终做出了埃克里赫斯岛群主权属于英国的判决。<sup>[1]</sup>

在敏基埃岛权属问题上，英国政府提出，泽西岛居民早在1815年便开始在敏基埃岛建造房屋，以供渔季居住，而其中的一些住房被纳入泽西岛的格鲁维尔教区（Parish of Grouville），房主在1939年和1950年缴纳财产税的税表可以提供佐证。同时，敏基埃岛也被泽西岛纳入人口普查范围，1921年官方普查员登陆敏基埃岛进行人口普查活动。此外，自1888年以来，泽西当局也会定期对敏基埃岛进行正式访问，并在当地修建基础设施，譬如在1907年建造了船台，1913年安置了系船浮筒，1931年又增加

[1]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United Kingdom)”, Year 1953, November 17<sup>th</sup>, p.67.

了很多灯塔和浮标，1933年安装了绞车。由此可知，英国政府也在敏基埃岛行使了较长时间的历史主权。

法国政府在宣称对敏基埃岛享有原始权利的基础上提出，敏基埃岛是绍泽群岛（Chausey Islands）的附属物，该群岛早在1022年就被诺曼公爵授予圣米歇尔山修道院（Abbey of Mont-Saint-Michel），其所有权归法国。法方同时呈出1179年的教皇诏书，当中提到对该修道院所属领土的承认，诏书中提及“包括所有岛屿及其附属权利”（Totam insulam de cause cum pertinentiis suis）。但是，仅仅根据诏书中所提及的附属权利，尚难以断定就包括敏基埃岛。

英国政府则坚持认为，绍泽群岛直到1764年仍属于英国，法庭对此难以做出考量。此外，法国政府在1831年对敏基埃岛群做了水文测量，而英国的海军官员在大英帝国海军部的指导下，早在1813年至1815年期间，便进行过此类工作。显然，水文测量与科技探险也是海峡群岛发现与使用的历史权利的重要依据。

法国政府进一步认为，自1861年起，法方已经连续超过75年负责维持敏基埃岛群附近的照明和浮标工作，并且在此期间，并未遭到英国的任何反对。法国总理和空军司令曾于1938年赴敏基埃岛视察附近海域的浮标情况，此外法方近年在敏基埃岛群和圣米歇尔湾，实施依靠潮汐能开展水力发电的项目。

### （三）国际法庭对海峡群岛案件的庭审、甄别与仲裁

国际法庭在卷宗的审理过程中，并未发现法方在宣示敏基埃岛原始权限方面有任何确凿证据，同时法方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敏基埃岛群附近的系列举动，也不能被视为行使主权的有力证明；同时法方在一份1820年6月12日的外交文件中，甚至公然表示，敏基埃岛主权属于英国，对此法方辩解称该条款是英法协商的内容，并未达成最终协议，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英国驻巴黎大使在1869年11月12日递交法国的声明中，强烈谴责法国渔民在敏基埃岛附近的偷窃行为，并强调该岛群为海峡群岛属地；而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部长在1870年3月11日的回信中，撤销对相关法国渔民的控诉，但并未对英国所宣示敏基埃岛之主权提出或保留任何异议。

法国公民勒鲁克斯先生（Monsieur Leroux）手持法国政府官员审批的租契，于1929年开始在敏基埃岛群中的海岛上修造房屋。英国政府在同年7月26日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并督促法方“为了避免现场出现不良局面，法国政府理应限制勒鲁克斯先生的建筑行为”，法国政府对此项声明并未做出任何回应，但建造行为悄然终止。原来是法国政府出面干涉此事，法方的态度很明显，这在官方后来的备注中表现出来，理由是“鉴于敏基埃岛群和绍泽岛群狭小的距离，政府应当阻止法国公民在敏基

埃岛购置土地”。在上述情况下，考虑到英方提供的充足性证据，国际法庭最终也将敏基埃岛的所属权判给英国。<sup>[1]</sup>

1951—1953年的“英法海峡群岛案”（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表明，在海外岛屿所有权的斗争中，地理位置的远近和诸多难以进行实证的历史记载，并非国际法庭考虑的主要因素；历史与社会的有效因素，包括对海岛与海域长期实施的行之有效的管控、建设和使用等历史权利，才是国际法庭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英国的司法实践为海洋国际法的完善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政治智慧。在这些小岛上临时居住的渔民，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人，而且在书面证据方面，英国呈交的材料质量与数量，尤其是最近的250年间的材料，远远胜过法国。英国取得这一轮较量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历史权利及其他综合因素。

#### （四）20世纪后期英法关于海峡群岛及大陆架问题的矛盾纠纷

二战后发生了被称为“英国侵略”（the English invasion）的情况。泽西岛在经历了多年的财政紧缩和生活必需品匮乏之后，开始大量吸纳英国的经济投资，在巨大的商机面前，岛上居民开始使用侵入者语言，并继续与英国达成信任，由此导致在海岛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海岛文化出现了断裂，其中泽西岛土著语言已近乎消亡。<sup>[2]</sup>海峡群岛权利的争夺与占有，导致区域文明的传承面临危机。

自国际法庭在北海大陆架（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案件中，公布处理大陆架划分的主要国际法原则之后，国际社会期待出台有关大陆架边界划分相关法律原则的更为细致的司法内容。1970—1974年间，由英法两国组建的仲裁法庭依据习惯法（customary law）、北海案例中凸显的基本原则，以及1958年《日内瓦公约》第6条中关于大陆架的相关规定，处理两国大陆架边界纠纷。<sup>[3]</sup>

法国和英国大陆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呈西南-东北走向，东北部的多佛尔海峡（the Straits of Dover）为最狭窄处，往西南方向，海峡在英国朴次茅斯港口和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港口中间段开始逐渐放宽，直到法国本土西南部的诺曼底半岛，紧接着是成直角的圣马洛湾（Gulf of St. Malo），布列塔尼-诺曼湾（Golfe breton-normand），布

[1] W. Bishop, Jr.,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8, No.2 (Apr., 1954), pp.316-326.

[2] Sue Lissenden, *Showcase: The Story of the Eisteddfod*, Jersey: Société Jersiaise, 2004, p.236.

[3] 美国律师大卫·科尔森对该时期英法大陆架边界仲裁案始末进行了详细介绍。见 David A. Colson, “The United Kingdom-France Continental Shelf Arbitr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2, No.1, 1978, pp.95-112.



雷斯特半岛 (Brest Peninsula) 和外桑岛 (the island of Ushant)。英属海峡群岛则处于布列塔尼-诺曼湾中间, 在海峡的另一边, 英国大陆沿岸走势较为和缓, 并没有类似法国沿海的重要海湾或者半岛。

两国就大陆架边界划定事宜, 在部分问题上达成一致, 双方同意以平等原则划分西经 30 度以东至格林尼治以西的中间海域。然而, 双方在考虑划分西经 30 度以西的大陆架边界时, 存在根本分歧, 英方认为应当均分海峡群岛至法国沿岸的海域, 如此一来, 法国得到的仅是靠近沿海的狭小地带; 法方的立场则是, 边界线应当均分法国沿岸至英国大陆沿岸中间的海域, 如此则海峡群岛仅拥有面向英国本土一侧不过 6 海里的管辖带, 其目的是想让海峡群岛成为法属大陆架区域内的飞地 (enclave)。

英法之间的另一项分歧是在划分英吉利海峡西侧大西洋边界上。法方要求, 应以英法沿岸线形成的角平分线为边界, 这符合领土的自然延伸原则和平等原则; 英方则认为, 边界线应当充分采取平均原则, 应以英法各自所属的锡利岛和外桑岛为基点, 划取中间线, 同时所有的岛屿除非面积特别小的海岛, 都应当拥有完整的大陆架管辖区, 不应当考虑其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 由此海峡群岛因面积较大, 人口众多, 理应享有辐射四周的完整的大陆架区域。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英法于 1975 年 7 月 10 日达成仲裁协定, 要求法庭在西经 30 度至格林尼治区域内的海平面, 以及大西洋 1000 米等深线范围内划分英法两国大陆架分界线。

仲裁法庭认为, 英法大陆隔海相望, 在不考虑海峡群岛的情况下, 可以取海峡的中间线作为两国的大陆架分界线。然而, 海峡群岛的存在, 严重干扰了地区的政治和地理平衡, 在划分的过程中应当将群岛视为英国属地, 而非半独立性质的区域, 这意味着法庭将更多考虑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法律和地理事实, 而不能草率地在海峡群岛与法国本土之间谋划; 其次, 要充分考虑到海峡群岛的面积、人口、经济和政治重要性; 其三, 法庭必须注意到该海域已经出现的管辖区域, 包括法国 12 海里的领海范围, 英国 12 海里的渔业区, 以及海峡群岛潜在的 12 海里领海; 其四, 法庭还需参考双方长期以来的海洋防卫利益。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及海峡群岛的独特地理位置, 国际仲裁法庭认为, 英属海峡群岛靠近法国沿岸, 如果给它们划定完整的大陆架管辖区, 将会显著缩减该海域法国的大陆架专属区, 这是法庭所形成的初步认识 (Prima facie), 因此需要想出创造性的方案尽量缩小这种不平等性。此外, 过度看重海峡群岛的各项指标, 从而在划定分界线时存在偏颇, 同样会对区域平衡造成损害。显然, 法庭需要找到居中的解决方案。

经过反复的深思熟虑和谈判协商, 法庭决定应当在法国沿海和英国本土海岸之间